



馬克思主義和
語言學問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斯大林

馬克思主义和 語言学問題

李立三、曹葆麟、齐望路、毛岸青譯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編譯局校
對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六年·北京

И. СТАЛИН
МАРКСИЗМ И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斯 大 林

馬克思主义和語言学問題

李立三、曹葆华、芥望曙、毛岸青譯

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編輯局校
中共中央 列 寧 斯大林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內大街166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 $\frac{1}{2}$ · 插頁 5 · 字数 33,000

1964年9月第1版

1966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 1001·724 定价（四）0.53元

目 录

論語言学中的馬克思主义·····	1
論語言学的几个問題·····	23
答同志們·····	29
譯者注釋·····	39

馬克思主义和語言学問題¹

論語言学中的馬克思主义

有一部分青年同志要求我在报刊上就語言学問題，特别是就語言学中的馬克思主义发表我的意見。我不是語言学家，当然不能完全滿足这些同志。至于語言学中的馬克思主义，也和其他社会科学中的馬克思主义一样，同我是有直接关系的。因此我同意回答这些同志所提出的几个問題。

問：說語言是基础的上层建筑，是否正确？

答：不，不正确。

基础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上的社会經濟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設施^①。

任何基础都有同它相适应的自己的上层建筑。封建制度的基础有自己的上层建筑，自己的政治、法律等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設施；資本主义的基础有自己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的基础也有自己的上层建筑。如果基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那末它的上层建筑也就会随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如果产生新的基础，那就会随着产生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就这方面來說，語言和上层建筑是根本不同的。拿俄国社会和俄語做例子來說吧。最近 30 年来，在俄国消灭了旧的資本主义的基础，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与此相适应，消灭了資本主

^① 原文为“учреждение”，系指和一定的理論观点相适应的組織和机构。——校者注

义基础的上层建筑，創立了同社会主义基础相适应的新的上层建筑。这就是說，旧的政治、法律等設施已經被新的社会主义設施代替了。但是尽管如此，俄語在基本上还是同十月革命以前一样。

在这个时期中，俄語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呢？俄語的詞汇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这就是說，由于产生了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出現了新的国家、新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新的社会观点、新的道德以及由于技术和科学的发展，补充了一大批新的詞和語；許多詞和語获得了新的含意而改变了意思；若干陈旧的詞从詞汇中消失了。至于构成語言基础的俄語的基本詞汇和語法构造，那末它們在资本主义基础消灭后，不仅沒有被消灭和被新的基本詞汇和新的語法构造所代替，相反地，却完全保留了下来，沒有任何重大的变化，而且正是作为現代俄語的基础保留了下来。

其次，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說，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階級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現，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灭旧基础和旧階級。

不这样是不可能的。基础創立上层建筑，就是要上层建筑为它服务，要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和巩固，要上层建筑为消灭已經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积极斗争。只要上层建筑拒絕履行这种服务作用，只要上层建筑从积极保卫自己基础的立場轉到对自己基础漠不关心的立場，轉到对各个階級同等看待的立場，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不再成为上层建筑了。

就这方面來說，語言和上层建筑是根本不同的。語言不是某一个社会内部这种或那种基础，旧的或新的基础所产生的，而是千百年来社会历史和基础历史的全部进程所产生的。語言不是某一

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整个社会、社会各阶级、世世代代的努力所创造的。语言创造出来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满足社会各阶级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创造出来的语言是全民的语言，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全体成員是共同的。因此，作为人們交际工具的语言的服务作用，不是为一个阶级服务，損害另一些阶级，而是一視同仁地为整个社会、为社会各阶级服务。这也就说明，语言可以一視同仁地既为旧的衰亡的制度服务，也为新的上升的制度服务；既为旧基础服务，也为新基础服务；既为剝削者服务，也为被剝削者服务。

誰都知道这样的事实：俄語为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資本主义和俄国的资产阶级的文化服务得很好，現在为俄国社会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同样服务得很好。

关于乌克兰語、白俄罗斯語、烏茲别克語、哈薩克語、格魯吉亞語、阿尔明尼亞語、爱沙尼亞語、拉脫維亞語、立陶宛語、莫尔达維亞語、韃靼語、阿捷尔拜疆語、巴什基里亞語、土尔克明尼亞語以及苏联其他民族的语言²，都应该說也是这样的，它們为这些民族的旧的资产阶级制度服务得很好，为这些民族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样服务得很好。

不这样是不可能的。语言的存在和语言的創造就是要作为人們交际的工具为整个社会服务，就是要语言成为社会全体成員的共同的东西，成为社会的統一的东西，为社会全体成員服务，不管他們的阶级地位如何。语言一离开这个全民立場，一站到偏愛和支持某一社会集团而損害其他社会集团的立場，它就会喪失自己的本质，就会不再是人們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就会变成某一社会集团的同行語³而退化下去，以致使自己消失。

就这方面來說，语言 and 上层建筑有原則上的不同，但和生产工

具，比如說，和机器却没有区别，生产工具和語言一样，对各阶级是一視同仁的，既可以为資本主义制度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再次，上层建筑是某一經濟基础存在和活动的时代的产物。因此上层建筑的生命是不长久的，它是随着这个基础的消灭而消灭，随着这个基础的消失而消失。

而語言則相反，它是若干时代的产物，在这些时代中，它形成起来、丰富起来、发展起来、精炼起来。所以語言比任何基础、任何上层建筑都生存得长久得多。这正說明，不仅是一个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产生与消灭，而且好几个基础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产生与消灭，也不致会在历史上消灭一种語言，消灭一种語言的结构，产生具有新的詞汇和新的語法构造的新的語言。

从普希金逝世以来，已经有 100 多年了。在这个时期內，俄国曾消灭了封建制度、資本主义制度，并产生了第三个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說，已經消灭了两个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并产生了新的社会主义基础及其新的上层建筑。但是，如果以俄語为例，那末它在这个长时期內，并没有遭到什么破坏，并且現代俄語按照它的结构來說，是同普希金的語言很少有差别的。

在这个时期內，俄語中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在这个时期內，俄語大大地增加了詞汇；有很大一批陈旧的詞从詞汇中消失了；有很大一批詞的意思改变了；語言的語法构造改进了。至于普希金的語言结构及其語法构造和基本詞汇，实际上完全保存下来了，成为現代俄語的基础。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在每次革命之后，把現有的語言结构及其語法构造和基本詞汇都像对待上层建筑一样消灭掉，并以新的来代替，的确又有什么必要呢？譬如：把“水”、“地”、“山”、

“森林”、“魚”、“人”、“走路”、“作事”、“生产”、“做生意”等等不叫做水、地、山等等，而叫做旁的名称，又有什么必要呢？把語言中的詞的变化和語句中的詞的組合，不按照現存語法而按照完全另一种語法来进行，又有什么必要呢？这样的語言改革对于革命有什么益处呢？沒有特別必要的时候，历史是决不会作什么重大的改革的。試問，如果证明現有的語言及其結構在基本上完全适用于滿足新制度的需要，那末这样的語言改革有什么必要呢？消灭旧的上层建筑并且用新的上层建筑来代替它，可能而且需要在几年中完成，以便使社会生产力有发展的天地，但是要在几年中消灭現有的語言，并創立新的語言来代替它，那不是会在社会生活中造成无政府状态并使社会受到崩潰的威胁嗎？除了像唐·吉訶德⁴之类的人以外，誰会提出这样的任务呢？

最后，上层建筑和語言还有一个根本区别。上层建筑同生产、同人的生产活动沒有直接联系。上层建筑是通过經濟的中介、通过基础的中介同生产仅仅有間接的联系。因此上层建筑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不是立刻、直接反映的，而是在基础变化以后，通过生产变化在基础变化中的折光来反映的。这就是說，上层建筑活动的范围是狭窄的和有限的。

而語言則相反，它是同人的生产活动直接联系的，不仅同生产活动，而且同人的工作的一切領域（从生产到基础、从基础到上层建筑）中的任何其他活动都有直接联系，因此語言反映生产的变化，是立刻、直接反映的，并不等待基础的改变，所以語言的活动范围是包括人的活动的各个領域，它比上层建筑的活动范围要广泛得多、方面也多得多，不仅如此，它的活动范围几乎是无限的。

这就首先說明，語言，主要是它的詞汇，是处在几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工业和农业的不断发展，商业和运输业的不断发展，技

术和科学的不断发展，要求語言用进行这些工作所必需的新詞、新語来充实它的詞汇。語言就直接反映这种需要，用新的詞充实自己的詞汇，并改进自己的語法构造。

总括說来：

(一)馬克思主义者不能认为語言是基础的上层建筑；

(二)把語言同上层建筑混为一談，就是犯了严重的錯誤。

問：有人說，語言从来就是并且現在还是階級的語言；对社会共同的統一的語言、非階級的語言、全民的語言是不存在的。这种說法是否正确呢？

答：不，不正确。

不难了解，在沒有階級的社会中，根本談不到階級的語言。原始公社氏族制度是沒有階級的，因此当然不可能有階級的語言，那时語言对人們的整个集体是共同的、統一的。有人反駁說，对任何人类集体，包括原始公社集体在內，都应当了解为階級，这种說法算不得什么反駁，而是玩弄詞句，是不值得一駁的。

至于語言的发展，从氏族語言到部落語言，从部落語言到〔資本主义以前的〕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①語言，从〔資本主义以前的〕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語言到〔資本主义时期的〕民族(нация)^②語言，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作为人們在社会中交际工具的語言，对社会是統一的、共同的，它同样地为社会一切成員服务，而不管他們的社會地位如何。

这里我指的并不是奴隶时代和中世紀时代的帝国，例如，居魯士和亚历山大大帝、凱撒和查理大帝等⁵所建立的帝国，这些帝国

① 原文为《народность》，系指資本主义以前的人們共同体，以往曾譯为“部族”，現改譯为“民族”。——校者注

② 原文为《нация》，系指資本主义时期的人們共同体。——校者注

沒有自己的經濟基礎，而是暫時的、不牢固的軍事行政的聯合。這些帝國不僅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對整個帝國統一的、為帝國一切成員都懂得的語言。這些帝國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語言的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集合體。因此，我指的不是這些帝國和類似的帝國，而是組成這些帝國的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這些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是各有自己的經濟基礎，各有自己早已形成的語言的。歷史表明：這些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語言不是階級的，而是全民的，是每個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共同的，是大家都懂得的。

當然，除此之外還有方言、土語，但是部落或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統一的和共同的語言卻占着統治地位，並使這些方言、土語服從自己。

往後，隨着資本主義的出現、封建割據的消滅和民族市場的形成，〔資本主義以前的〕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就發展成為〔資本主義時期的〕民族（нация），而〔資本主義以前的〕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語言也就發展成為〔資本主義時期的〕民族（нация）的語言。歷史表明：民族語言不是階級的，而是全民的，對每個民族的成員是共同的、對整個民族是統一的。

上面已經說過：語言作為人們在社會中交際的工具，同樣地為社會一切階級服務，在這一方面表現出語言對各個階級是一視同仁的。但是人們、各社會集團、各階級對於語言遠不是漠不關心的。他們極力利用語言為自己的利益服務，把自己的特殊詞匯、特殊術語、特殊用語，強加到語言中去。在這一方面，那些脫離人民並且仇視人民的有產階級上層，如貴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表現得特別明顯。他們創造“階級的”習慣語、同行語、沙龍“語言”⁶。在書刊中常常把這些習慣語和同行語錯誤地說成是語言；有“貴族語

言”、“資產階級語言”，有對立的“無產階級語言”、“農民語言”。很奇怪的是，我們有些同志竟根據這一點得出結論，說什麼民族語言是虛構，只有階級語言才是實際存在的。

我想再沒有比這種結論更錯誤的了。能不能把這些習慣語和同行語看作語言呢？絕對不能。其所以不能，第一、因為這些習慣語和同行語沒有自己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匯，而要从民族語言中去借用。其所以不能，第二、因為習慣語和同行語只是在某一階級上层分子的狹窄範圍中通用，完全不適用於作為整個社會中人們交際的工具。在這些習慣語和同行語中到底有些什麼呢？其中有的只是一些反映貴族或資產階級上层分子特殊趣味的特別的詞，一些拋去了民族語言中“粗魯”用語和短語的特別風雅客氣的用語和短語以及若干外來語。然而基本的詞，即絕大多數的詞和語法構造還是從全民的民族語言中拿來的。因此習慣語和同行語只是全民的民族語言的支派，沒有任何語言的獨立性，而且是注定不能發展的。如果以為習慣語和同行語能夠發展成為獨立的語言，能夠排擠民族語言並代替民族語言，這就是喪失歷史前途，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立場。

有人援引馬克思，引證他的“聖麥克斯”⁷一文，那里有一處說到資產者有“自己的語言”，這個語言“是資產階級的產物”^①，這種語言浸透了重商主義和生意經的精神。有些同志想用這個引文來證明，好像馬克思是主張語言的“階級性”的，好像馬克思否定了統一的民族語言的存在。如果這些同志能客觀論事的話，他們就應當從同一篇文章中引證另一句話，馬克思在談到統一的民族語言形成道路的問題時說：“方言⁸經過經濟集中和政治集中而集中為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卷第255頁。——校者注

一个统一的民族語言。”^①

可見馬克思承認必須有**統一**的民族語言作為高級形式，作為低級形式的方言則服從於高級形式。

那末，馬克思所說資產者的語言“是資產階級的產物”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馬克思是否認為這種語言和具有自己特殊結構的民族語言是同樣的語言呢？馬克思能不能把它看成這樣的語言呢？當然不能。馬克思只是想說：資產者拿自己的生意人的慣用語玷污了統一的民族語言，這就是說，資產者有他的生意人的同行語。

可見，這些同志曲解了馬克思的立場。他們曲解了它，是因為他們不是以馬克思主義者的態度去引證馬克思，而是以不深入問題實質的書呆子的習氣去引證馬克思。

有人援引恩格斯，引證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②一書中的話：“……英國工人階級逐漸變成一種和英國資產階級完全不同的人”，“工人比起資產階級來，說的是另一種慣用語，有另一套思想和觀念，另一套習俗和道德原則，另一種宗教和政治”^③。有些同志根據這一句話就得出結論說，恩格斯否認全民的民族語言的必要性，也就是說，他主張語言的“階級性”。其實恩格斯在這裡不是說語言而是說慣用語，他完全懂得，慣用語是民族語言的支派，是不能代替民族語言的。可是，這些同志看來是不很同意語言同慣用語是有區別的……

顯然，這段話是引用得不恰當的，因為恩格斯在這裡不是說“階級性的語言”，而主要是說階級的思想、觀念、風尚、道德原則、宗教和政治。資產者和無產者的思想、觀念、習慣、道德原則、宗教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卷第500頁。——校者注

② 同上書，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410頁。——校者注

和政治是絕對对立的，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同民族語言或語言的“階級性”有什么相干呢？难道社会中的階級矛盾的存在，就能作为辯护語言的“階級性”的論据嗎？或者作为反对統一的民族語言的必要性的論据嗎？馬克思主义认为，語言的共同性是民族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同时清楚地知道，在民族内部存在着階級矛盾。这些同志是否承认馬克思主义的这个論点呢？

有人援引拉法格¹⁰的話，說拉法格在“語言和革命”这本小册子中承认語言的“階級性”，似乎他否认全民的民族語言的必要性。这是不对的。拉法格的确談論过“貴族語言”和社会各个階层的“同行語”。但是这些同志忘記了拉法格不是討論語言和同行語的區別問題，他把习惯語有时叫做“人为語”，有时叫做“同行語”。在这本小册子中，他肯定地說：“貴族所擅长的人为語……是資产者、手艺人、城市和乡村都讲的那个全民語言中分出来的。”

可見，拉法格是承认全民語言的存在和它的必要性的，他完全懂得“貴族語言”及其他习惯語和同行語是从属性的，是依附于全民語言的。

因此，引证拉法格的話，是無的放矢。

有人說，有一个时期英国封建主“在几百年中”說法語¹¹，而那时英国人民却說英語，这一情况似乎可以作为辯护語言的“階級性”和反对全民語言的必要性的論据。但是，这不是什么論据，而像是一种笑話。第一、那时說法語的，并不是所有封建主，而是在国王宮廷和貴族官邸中不大的一部分英国封建主上层分子。第二、他們并不是說什么“階級語言”而是說普通的全民的法語。第三、大家知道，这种好讲法語的风尚后来消失得无影无踪，而让位給全民的英語。这些同志是否以为：英国封建主同英国人民“在几百年間”相互交談时，是經過翻譯的呢？是否认为英国封建主完全

不說英語，全民的英語在那時是不存在的呢？是否認為那時法語在英國比只在英國貴族上層的狹小圈子通行的沙龍語言更廣泛一些呢？怎麼可以根據這種笑話式的“論據”來否認全民語言的存在和必要性呢？

俄國貴族有一個時候在宮廷和沙龍里也有好講法語的風尚，他們以講俄語時夾雜些法語、以會講總是帶着法國口音的俄語而自鳴得意。這是不是說那時在俄國就沒有全民的俄語，那時全民的語言就是虛構，而“階級語言”才是實在呢？

這些同志在這裡至少犯了兩個錯誤。

第一個錯誤在於，他們把語言和上層建築混為一談。他們以為既然上層建築有階級性，那末語言也應當不是全民的而是階級的。但是我在前面已經說過，語言和上層建築是兩種不同的概念，馬克思主義者不能容許把它們混為一談。

第二個錯誤在於，這些同志把資產階級利益和無產階級利益的對立、他們之間的殘酷的階級鬥爭，當成社會的完全分裂，當成兩個敵對階級間斬斷了一切聯繫。他們認為既然社會分裂了，再沒有統一的社会，而有的只是階級，那末就不需要有所謂社會統一的語言，不需要民族的語言了。既然社會分裂了，並且沒有全民的、民族的語言，那末留下的是什麼呢？留下的是階級和“階級語言”。顯然，每個“階級語言”都有自己的“階級的”語法——“無產階級的”語法、“資產階級的”語法。其實這樣的語法在天地間是不存在的。可是這件事並沒有使這些同志感到難為情，他們相信這樣的語法總會出現的。

有個時候，我國有過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斷言十月革命後在我國保留下來的鐵路是資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者利用這樣的鐵路是不體面的事，需要把它挖掉，建築新的“無產階級的”鐵

路。他們因此获得了一个外号，叫做“穴居野人”……

显然，这种对社会阶级語言的鄙陋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是同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但是这种观点的确在我們某些弄糊塗了的同志的头脑中存在着，而且繼續存在着。

以为有了残酷的阶级斗争，社会似乎就分裂成了在一个社会中相互間再也没有任何經濟联系的各个阶级，这当然是不正确的。相反地，只要有资本主义存在，资产者和无产者相互之間便有千絲万縷的經濟联系，他們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两个部分。资产者如果没有受他們支配的雇佣工人就不能生活和发财，无产者如果不受雇于资本家，也不能繼續生存。中断他們之間的一切經濟联系，就是中断一切生产，而中断一切生产就会使社会灭亡，阶级本身灭亡。显然，没有一个阶级情願使自己灭亡。因此，阶级斗争不管怎样尖锐，是不会引起社会分裂的。只有对馬克思主义問題无知，对語言的本性一窍不通，才会使我們某些同志說出社会分裂、“阶级的”語言、“阶级的”語法之类的荒唐話。

其次，有人引证列宁的話，說列宁承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两种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說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族文化口号是民族主义的口号。这一切都是对的，在这一点上，列宁绝对正确。但是这同語言的“阶级性”有什么相干呢？这些同志引证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有两种文化的話，显然是想使讀者相信：在社会上既然存在着两种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那末語言也应当有两种，因为語言是同文化相联系的，——由此可見，列宁否定了統一的民族語言的必要性，由此可見，列宁主张“阶级的”語言。这些同志在这里的錯誤，是他們把語言和文化等量齐观，混为一談。其实，文化和語言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文化可以有资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而語言却是交际的工

具，永远是全民的，它既可以为资产阶级文化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文化服务。俄语、乌克兰语、乌克兰语现在为这些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得并不坏，正像在十月革命以前为这些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服务得并不坏一样，难道这不是事实吗？可见，这些同志断言有两种不同的文化存在，就会形成两种不同的语言，就会导致否定统一语言的必要性，——这是大错特错了。

列宁说到两种文化的时候，所持的出发点正是：两种文化的存在，并不会导致否定统一的语言和形成两种语言，而肯定语言应当是统一的。崩得分子¹²曾指责列宁，说他否认了民族语言的必要性，而把文化解释为“无民族性的”。大家知道，列宁严厉地反驳了这种说法。列宁说：他反对的是资产阶级文化，而不是民族语言，他认为民族语言的必要性是无可争辩的。奇怪的是，我们有些同志竟步了崩得分子的后尘。

至于说列宁似乎否定了统一的语言的必要性，那末就应当听一听列宁说的下面的话：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统一和语言的无阻碍的发展，是使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的贸易周转真正自由广泛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地广泛地分别组成为各个阶级的最重要条件之一。”^①

可见，这些尊敬的同志歪曲了列宁的观点。

最后，有人援引斯大林，他们引用斯大林的话说：“资产阶级及其民族主义的政党在这个时期始终是这种民族的主要领导力量。”^②这都是正确的。资产阶级及其民族主义党的确领导着资产阶级文化，正如无产阶级及其国际主义党领导着无产阶级文化一

① “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0卷第396页。——校者注

② “斯大林全集”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1卷第290页。——校者注